

人世间

雅安之恋

小非

小的时候，家住四川西部的雅安。那座小城，雅致安逸，让人感到舒心和亲切。迤逦蜿蜒的青衣江穿城而过，山峦城郭四季充盈着浓浓的绿意，似乎永远也飘洒不完的细雨，扯拽着人们无尽的遐思，漫天飞舞……

情满青衣江

雅安之钟灵毓秀，得益于水。青衣江自西向东奔涌，孕育了小城的秀美，人们亲切地将之称为大河。南城与北城依偎着江水，似乎要紧紧抱住母亲的胸膛。

青衣江的源头在北部的宝兴山区，那里连接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，高山上的积雪融化后，条条小溪相聚，就成了顺势而下的江水。

说不准为什么要叫青衣江，是因为青绿如一条衣带，抑或清丽若戏曲里的青衣，总之，让人很是依恋。

那条大河奔腾两百多公里后，在乐山大佛脚下与岷江、大渡河相聚，三水合一，南下宜宾，汇入了更为著名的金沙江，最终以长江之身扑入了东海的怀抱。

夏日里，青衣江是我们这些躁动少年的游泳池，伙伴们常常手拉着手，沿着伸入河床的“红崖包”，东摇西晃地向江心走去。虽然许多人半道就被湍急的水流冲倒了，难以走到江心，然而顺水漂游亦是妙趣横生。

乱石险滩，江水形成了很多漩涡，不识水性的人往往望而生畏，然而我们这些胆大的荷尔蒙少年并不害怕，卷进去后只要不乱扑腾，很快就会顺着漩流钻出水面，露头后奋力前扑，接着就会离开漩涡。

当我第一次费尽周折走到江心时异常激动，扑入水中后得意地挥臂炫耀，岸边的邻居以为我呼救，赶紧告诉了家人。那时每年都有孩子淹死在江中，母亲心中已无希望，却依然顺着河滩追了好几里地，没想到我居然躺在一块大石头上晒太阳，气得她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拎回了家，挨揍自然是免不了的，然而还是无法阻止我下水的冲动。

很久以来，青衣江上只有一座铁索桥，那是1941年雅安士绅为西康军政长官刘文辉祝寿时集资捐建的，两年后竣工，名曰“文辉桥”。不过，铁索桥因狭窄而摇晃，车辆也不能通行，还是不方便。

彼时尚有西康省，雅安乃省会。1954年，借助康藏公路贯通之力，青衣江公路大桥终于通车。1955年西康省撤销后，雅安划入四川，康藏公路也变成川藏公路，起点向东北延伸，从雅安变为成都。

不过，许多人不愿绕路，还是习惯摆渡出行。坐上平底木船，艄公竹篙一点，便可泛舟江上。船不大，也就能坐十多个人，青绿的江水离船帮上沿不过尺许，开始有些害怕，来回几趟，很快就会轻松自如。江水湍急，船的路径抻成了斜线，泊岸后，两边都要由纤夫逆水上拉一段，方能不断往返。

彼时家居南岸，妹妹却在北岸的商业局幼儿园上全托，周六傍晚接回，周日

傍晚送到。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保姆婆婆身体不舒服，让我把妹妹送回幼儿园。

我们乘船过江后，妹妹拉着我的手不放，我心里也有些不舍，然而口袋里只剩两分钱了，仅够一人过渡。我带着妹妹从青衣江大桥绕了一圈返回南岸后，始终在江边徘徊，不敢回家，直到夕阳西下，才鼓足勇气迈进了家门。落日的余晖中，母亲的眼睛有些湿润，妹妹从此留在了南岸改上日托，那是1965年夏日的一个傍晚。

青衣江堤岸边的滨江大道，连接着川藏公路，那个时期沥青路、水泥路只有城里这段才有，城外的路面铺的都是石子儿，取自青衣江边的河滩。

工余时间，男人们拎着大锤，将大个的酥石破成片状装进背篼，然后从河滩背到堤岸。等候的妇孺劳力，左手握着用废旧轮胎胶条钉成的鸭梨状套圈，右手握锤将套在里面的石片砸成石子儿，逐步堆积成梯形。个把月时间，养路部门现场量方，当场付款。借此营生，很多人家都能赚点小钱贴补家用。

有一段时间，保姆婆婆带着我们兄妹到了她家。邻居少年焦其明，眉清目朗，长我三岁，只是家境贫寒。只要有空，他就会带着我砸石子儿，如果卖出一元钱，他会分给我两毛，虽然不多，买冰棍解馋却够了，然而焦其明的八毛钱，大都要交给家里。

焦其明的父亲是一位钓鱼高手，星期天似乎永远在江边垂钓。他的钓竿原始，竹子做的，那个缠绕鱼线的楠竹套筒上勒出了清晰的痕迹。我非常钦佩他甩竿的姿势，身体向后一仰，右手高高一扬，鱼线瞬间就顺着套在左臂上的竹筒抽丝般伸出，鱼钩顿时飞出很远。

他钓上来的鱼五花八门，非常好看，大多数我叫不上名字。我经常用有些讨好的目光巴结焦其明的父亲，但是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人始终对我不屑，从来没给过我一条鱼。

保姆婆婆看不惯焦其明父亲对我的态度，背地里总是骂他。那天，她在江边淘米洗菜，突然发现一条受伤的鱼在水中半沉半浮地漂着。她知道我喜欢鱼，远远地招呼我快点过来。我跑过去后，顾不得脱衣服，就跳入水中把鱼捞了出来。把鱼放到脸盆里养起来后，我非常兴奋，没想到第二天鱼却死了。保姆婆婆将鱼煨汤后，我就是不喝，心里难过极了。

焦其明也没看到过父亲的好脸色，心中充满怨恨。不过他似乎继承了其父的某些天赋，也会钓鱼。

傍晚时分，我们在棕绳上拴上一串鱼钩，挂上挖来的蚯蚓，两端绑上石块，一人一头抻直棕绳，踩水将绳子沉入江底。翌日天色微明，再用绑有铁钩的竹竿到江中找寻，几乎钩钩不空，虽然多为一拃左右的“红尾巴”，但我们也十分欣喜。

青衣江边的河滩上，洒满了我少年时代的足迹。没入水中的鹅卵石，在阳光的辉映下晶莹剔透，有如珠玑，在我心中泛起了童话般的色彩。

汛期到了，江水几乎漫上堤岸，上游林场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漂放，砍伐的木材早就堆积在岸边，随着水流的涨势

自然浮上水面。

一根根粗大的圆木接二连三地从眼前飞逝，蔚为壮观。汹涌澎湃的江水，激起了我的遐想，真希望能骑在圆木之上顺水漂流，奔向远方……

迷人的“三雅”

雅安古称雅州，相传女娲补天来到此地时，七彩石几乎用尽，故而留下了这片最大的“天漏”。气象记录表明，雅安年均降雨量接近2200毫米，年均降雨日220天左右，是我国降雨量、降雨日最多的地区。

如果说青衣江孕育了雅安，那么雨水则滋润了雅安。雨乃大自然之精灵，雨丝如同情思般摇曳，雨滴仿佛珍珠般洒落，自然会给人美妙的感受和无尽的遐想。

不过，阴雨连绵，整日湿漉漉的，也会让人不太舒服。多雨之地，往往乌云满天，人们盼望阳光灿烂，四川民歌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就表达了这种心情。然而，雅安的雨却是另外一番情趣。

雅安素以“三雅”著称，“雅雨”当推为首，每天几乎下雨，每每都在夜里，恰如杜甫诗咏，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绝少倾盆而作，大都如抽丝般飘洒。静夜拥衾而卧，听梧桐滴水，闻芭蕉细语，梦里也是青春。天色微明，细雨悄然离去，曙光里、空气中都是甜的。

雅安地处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区，群山环绕，森林覆盖率很高，一向有“天府之肺”的美誉。不过，若无雅雨润泽，草木大概也不会如此丰茂。互为因果，翠绿的群峰又为从天而降的雅雨搭好了天梯。

晚清诗人赵熙曾经咏道：“塞外天明掌上秋，晓寒六月透重裘。回栏右指山底处，一角云窝是雅州。”

诗中的“云窝”，实乃雅安东南不远的周公山，层峦叠嶂，非人人可以攀爬。半山腰以上，终日云雾缭绕，遍布茂密修竹、灌木藤萝，自然是打柴的好去处。

焦其明算是与我有点交情，架不住我的软缠硬磨，好歹带我上山砍了次“青杠”柴。这种柴火硬，余烬不是灰，而是成型的木炭，积攒下来，冬日里可放入火盆取暖。

一背“青杠”柴大概能卖块把钱，听起来不算少，然而背起柴捆下山时，焦其明踉踉跄跄的沉重脚步，给少年的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

周公山下有条周公河，人们下山后，往往会在里面洗掉身上的汗水和泥污。相对于青衣江那条大河，人们称其为小河。岸边邻水的深潭洞穴里，隐藏着著名的“雅鱼”，雅安得天独厚的高氧环境，使其在这里怡然自得。

雅鱼似鲤而鳞细如鳟，青黑修长，大的不过斤许，一般的也就六七两，肉质细嫩肥腻，没有泥腥味。据说，清代上贡慈禧，被誉为“龙凤之肉”，亦被奉为“三雅”之一。

雅鱼是裂腹鱼的分支，学名齐口裂腹鱼，另一个分支重口裂腹鱼，生活在岷江、大渡河水系。雅鱼名贵，有人亦以重口裂腹鱼冒充。不过，雅鱼倾

腔内有一根似剑的骨刺，当为身份的明证。民间演绎，那把独一无二的“宝剑”，乃女娲补天时遗落江中，被雅鱼吞入口中的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小河与大河交汇处有座小桥，桥头上有处馆子叫越香村，临河悬浮探出。名字很雅，建筑也很有意趣，砂锅雅鱼是这里最著名的菜肴。

除了近郊的周公山，城内还有一座苍坪山，海拔不过五六十米，名气却不小。当年刘文辉的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军部，就设立在那里，彼时其还兼任西康省政府主席，省政府亦设在山上。

刘文辉家族显赫，他的侄子刘湘当过川军总司令，他本人后来当过国家林业部部长。

刘文辉在雅安的公馆位于苍坪山上的军部里，那是一座欧式风格的三层小楼，一楼是个面积很大的客厅，有时也兼做舞厅，二楼、三楼是卧室。

刘文辉的三夫人杨蕴光是成都女子模范中学的校花，喜欢跳舞。刘公馆设宴，砂锅雅鱼是道当家菜，更吸引人的却是公馆里的舞会，接到刘军长或是刘主席的请帖，雅安的士绅更盼望一睹杨蕴光的芳容，她的身上演绎着“雅女”的美丽。

1950年2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二军进驻雅安，后成立西康军区（由第62军兼），军部或曰军区接管了苍坪山。1955年9月西康省撤销后，这里成为雅安军分区营区。1958年夏，五十四军从朝鲜移师四川，一三〇师师部进驻苍坪山，师长董占林伯伯被安排住在原来的刘公馆。

小楼里最令人惊异的是木格窗棂里镶嵌的彩色玻璃，它们和山下天主教堂里的一模一样，令人感觉到了某种神秘和遥远。董伯伯的警卫员何其宗吓唬我们说，三楼曾经吊死过一个丫鬟，这让少年的我感到了惊悚。不过，这也许就是个故事。

“三雅”之中，还是雅女最吸引人，青衣江哺育了她们的性情，飘洒的雨丝滋养了她们的肌肤，温润的阳光为她们白皙细腻的面庞染上了些许红润，宛若天仙。

初夏时节，高高大大的黄桷树上，花蕾绽放，细长秀美的黄桷兰倒垂枝丫，任意悬挂。循着花香，另一位雅女翩然而至。她叫云秀，在雅中读书，温婉腼腆，长得好美。她也是保姆婆婆的邻居。第一次相遇，一股清香飘了过来，沁人心脾。

云秀喜欢黄桷兰，或别插发髻，或拴挂胸襟，花香伴随体香，四处传递，吸引了保姆婆婆的儿子九哥。他与云秀两情相悦，就连年少懵懂的我，似乎也感觉到了些什么，然而两人还是失之交臂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云秀的父亲犯过错误交街道管制，她自觉低人一等，九哥尚处于羞涩的年纪，亦张不开口。后来，云秀全家被遣返乡下，再也未能相见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云秀如今在哪里？我的脑海里还会浮现出她的身影，是否像一朵隽秀的黄桷兰，我说不清楚，但少年时的记忆依然那样清晰……

雅安，真是美丽！